



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王 伟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 二 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王 伟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 二 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环境史与生态人类学

- 东北满族生境与族群原生文化探析 江 帆 / 3
- 由敖包看北亚环境问题：草地主位的生态知识、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
..... [法] 吴 红 (马惠娟译) / 15
- “居而不定”和“定而不居”间的选择：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体系
和民族文化困境 林 航 / 28
- 关于鄂温克驯鹿人和驯鹿的若干问题 龚 宇 / 39
- 节奏与变迁
——一个鄂伦春村庄的民族志研究 张雨男 / 43

文化与艺术

- 浅析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 娜 敏 / 63
- 鄂温克族传统艺术探析 汤 洋 / 78

仪式与风俗

- 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以斡米南仪式及其神歌文本为例 萨敏娜 / 91
- 神居之所：兼论达斡尔人的信仰体系、时空观念 孟盛彬 / 104
- 奥罗奇人反映在“地图”上的关于宇宙、灵魂迁移和萨满旅行的观念
..... B. A. 阿夫罗林 И. И. 科兹明斯基 记录 (张松 时妍译) / 114

旅游与地区发展

- 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人口发展状况调查与分析 吴 瑶 / 129
- 现代赫哲族发展研究
——以饶河赫哲族为例 相 华 / 146
- 达斡尔族人口变迁与民族发展 钱 程 / 155

学术动态

- 爱德华·萨丕尔《印支语与纳得内语比较词典》的编校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孙庆舒 译) / 165
- 芬兰拉普兰大学北冰洋中心
..... [意] 丹妮拉·托马西妮 (赵键 李娜 译) / 168
- 聊城大学第二届北冰洋研究论坛
——中国近北极民族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齐山德 译) / 172
- 征稿启事 / 176
- Call for Submissions / 178

CONTENT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 Analysis of the Manchu Habita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 Jiang Fan / 3
- What Do *Oboo* Cairns Tell Us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Northern Asia?
Emic Ecolog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itual Actions in the
Grasslands Aurore Dumont (Translated by Ma Huijuan) / 15
- Choice between Residing without Settling and Settling without Residing: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Dilemma of the Aoluguya Ewenki
..... Lin Hang / 28
- Discussions about Ewenki Reindeer People and Reindeer
..... Gong Yu / 39
- Rhythms and Changes: A Study of an Oroqen Village Zhang Yunan / 43

Culture and Art

- An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of Ewenki Birch Bark Art Na Min / 63
-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wenki Folk Art Tang Yang / 78

Ritual and Custom

-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Shaman Spirits Among the Daur People
—the Example of the *Ominaan* Ritual and Its Spiritual Song Texts
..... Sa Minna / 91

Where the Divinities Lives: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Daur's Belief System and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Meng Shengbin / 104
Orochi People's Ideas about the Universe, Soul Migration and Shamanic Journey	B. A. Аврорин and И. И. Козьминский Record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and Shi Yan) / 114

Tour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Oroqen Nationali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Countermeasures	Wu Yao / 129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zhen Nationality —the Example of the Hezhen in Raohe Area	Xiang Hua / 146
Daur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Its Social Development	Qian Cheng / 155

Academic Events

Preliminary Report to the Edition of Edward Sapir's <i>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Indo-Chinese and Na-Dene</i>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Sun Yanshu) / 165
The Arctic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Lapland, Finland	Daniela Tommasini (Translated by Zhao Jian and Li Na) / 168
“Studies of Chinese Near Arctic Peoples”: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Second Forum of Arctic Studies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Qi Shande) / 172
Call for Submissions	/ 178

达斡尔族萨满神灵的类型分析

——以斡米南仪式及其神歌文本为例

萨敏娜

摘要：本文首先根据达斡尔族萨满教研究的重要文献《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介绍 19 世纪 50 年代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时期收录的达斡尔族供奉的十几种（个）神灵，并对其进行了简单评析；然后，根据对当代活跃的达斡尔族大萨满的访谈，介绍新近采集到的达斡尔族普遍供奉的主要神灵类型及其复杂性；进而以一场真实的达斡尔族萨满仪式——斡米南仪式及其神歌文本为例，介绍了达斡尔族的灵魂观、神灵观和宇宙观，以及更多生动的、未曾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神灵，并据此把达斡尔族萨满神灵分为祖先神与助手神两大类，从而揭示了达斡尔族萨满教神灵体系的庞大与复杂。总之，这既是对当代萨满访谈记录的印证和充实，也是对达斡尔族神灵体系和结构认识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达斡尔族 斡米南仪式 萨满神灵 祖先神 助手神

作者简介：萨敏娜，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文化。

引 言

达斡尔族，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有语言，没有文字，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达斡尔族总人口为 131992 人。达斡尔族现在主要居住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县、鄂温克族自治县、海拉尔地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塔城地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是达斡尔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政府所在地为尼尔基镇。

萨满教是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萨满教在达斡尔族民间的深厚根基从未真正中断。虽然公开的萨满仪式活动没有了，但老百姓一直在悄悄地信奉他们的神灵，萨满信仰一直顽强地在达斡尔族民间流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30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传统文化出现了全面恢复和重建态势，达斡尔族中也出现了以斯琴挂和沃菊芬为代表的新时代大萨满，她们举行了大量公开仪式活动，恢复和传承着民族传统信仰文化。

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对它的宗教的理解。也就是说，不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也就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古老的文化，这个问题越突出。要想了解达斡尔族，就要了解其来自远古时代的传统信仰文化萨满教，而研究一种信仰文化最重要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其神灵观念问题。正如吕大吉先生指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种宗教定义把宗教当成四种要素（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的综合与统一。它揭示了宗教的核心和本质内容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神’观念）。”“人头脑中萌生的宗教观念（主要是灵魂观念、神灵观念、神性观念）是一切宗教的逻辑出发点。”^① 神灵观是一切宗教信仰的内核，也是萨满教信仰的内核，是研究达斡尔族萨满文化的起点并贯穿全部过程。

一 文献所载达斡尔族供奉诸神概况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十二章“宗教信仰”记述了达斡尔族“供奉的诸神”：

（一）“腾格尔”（天）

^①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9、80、84页。

- (二) “霍列力·巴尔肯”^①
- (三) “霍卓尔·巴尔肯” (祖神)
- (四) “博果勒·巴尔肯”
- (五) “吉雅其·巴尔肯”
- (六) “哈音”
- (七) “敖雷·巴尔肯” (狐仙爷)
- (八) “浩特·巴尔肯” (又名: 花然·巴尔肯)
- (九) “巫西·巴尔肯”
- (十) “娘娘·巴尔肯” (又名: “喜格额倭查” 和 “乌其肯额倭查”)
- (十一) “斡哏·巴尔肯” (保胎神, 和汉族子孙娘娘相似)
- (十二) “温沁巫西·娘娘”
- (十三) “阿巴嘎尔歹”
- (十四) “翁胡尔·巴尔肯” (又名 “瓜尔本·阿彦”, 即三个阿彦的意思)
- (十五) “苏木·巴尔肯”
- (十六) 其他
 - 1. 祭敖包
 - 2. 祭白那查
 - 3. 祭河神
 - 4. 祭北斗星
 - 5. 祭 “霍得·郭尔朗”
 - 6. 祭 “谢如·达来勒”^②

根据笔者的多次田野调查和面对面访谈, 笔者发现《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记述与现实情况不尽相同。首先, 达斡尔族供奉的神灵非常多, 远远不止上述 15 种加 “其他” 6 种祭某某; 其次, 该书没有全部列出达斡尔族普遍供奉的重要神灵; 最后, 分类标准不够明晰, 神灵有重复罗列

① “巴尔肯” 即 “巴日肯”, “巴日肯” 更接近于达斡尔语发音。——笔者注

②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第 242 ~ 258 页。

和交叉现象，其中还有谬误。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收集的资料至今看来都极为珍贵，是研究达斡尔族及其信仰文化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特别是缺少活跃的萨满和活态萨满仪式，关于神灵的记述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对神灵没有进行分类，其实，“巫西·巴尔肯”（乌西·巴日肯或曰乌西·娘娘）、“娘娘·巴尔肯”、“斡畔·巴尔肯”（奥米娘娘）和“温沁巫西·娘娘”都是娘娘神，而“祭北斗星”在早期的达斡尔族信仰观念和崇拜活动中实际上是供祭天神；还有，“白那查”和“敖雷·巴尔肯”都是山神之一，而且敖雷·巴尔肯不限于“狐仙爷”，而是山神的总称或者一般称谓；“阿巴嘎尔歹”（阿巴嘎拉岱）是面具神，斯琴挂萨满及其太爷爷拉萨满都有这种面具神，据说是其“翁果日”的总管和统领；再比如，“哈音”并不是单独的神灵，而是某些哈拉莫昆家族“霍卓尔·巴尔肯”（祖神）的偶像；等等。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这部分的最后总结中说：“据说在这些神中腾格尔、霍列力、霍卓尔、博果勒、吉雅其、哈音等巴尔肯是本族原有的，敖雷·巴尔肯、浩佟·巴尔肯、娘娘·巴尔肯等是后来从外部传进来的。”^①

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考察。整个总结中神灵的分类并没有一个明确标准和可靠依据，因此，本族原有的和后来从外部传进来的说法和定位可能还有待商榷。至于个别神灵的内涵介绍和功能定位可能还需要到民间信仰和萨满仪式活动中寻找答案。

二 达斡尔族普遍供奉的主要神灵类型

近十年来，笔者对当代达斡尔族萨满斯琴挂及其弟子沃菊芬等人和她们的仪式活动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和研究，对于很多信仰观念和仪式活动包括神灵问题进行了多次采访，并通过对萨满仪式活动的神歌进行翻译整理，对于达斡尔族供奉神灵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展。就有关神灵问题，笔者对斯琴挂、沃菊芬萨满进行过多次采访，专题采访主要集中于2009年6月、2014年3月、2014年5月和2018年9月等时间段，其他有关仪式活动的采访中也涉及了有关神灵名称、结构、等级等问题。在达斡尔族萨满教研究领域，神灵信仰观念问题非常复杂，仅以具有代表性和重要的为例。

^①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37页。

斯琴挂萨满说,除了普遍供奉天神外,霍卓日·巴日肯、娘娘·巴日肯、敖雷·巴日肯、奴吉日·巴日肯这几位神灵,达斡尔族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家家户户都供奉。在调查采访特别是参与式考察萨满仪式过程中,笔者发现达斡尔族的信仰观念与崇拜活动的确如此。^①除了斯琴挂萨满所说的上述5种主要类型的神灵,仪式活动中还出现一些达斡尔族供奉比较普遍的重要的神灵,比如,“怀玛日·巴日肯”本来是敖拉哈拉里浅供奉的重要神灵,在斯琴挂萨满和沃菊芬萨满的历次斡米南仪式上也进行了献牲和供奉,而且在第三天上午的单元活动中专门祭祀此神,而有此神的哈拉莫昆人家供奉祖先神的时候也必须杀牛献祭该神。2015年12月,笔者就参加了由斯琴挂萨满和沃菊芬萨满共同主持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库如奇乡一个敖拉哈拉里浅人家祭祀祖先神同时献牛供奉“怀玛日·巴日肯”仪式;另外,火神“嘎里·巴日肯”对于达斡尔族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斡米南仪式上有一个环节和单元即第二天晚上专门祭祀火神,普通人家在腊月二十三那天也都以不同方式祭祀火神,祈求家庭兴旺;等等。^②

再比如,“娘娘·巴日肯”。沃菊芬萨满说,“娘娘·巴日肯”多半是供“腾格日·娘娘”。海拉尔达斡尔群体都是单独供,莫力达瓦达斡尔即巴特恩群体原来就说供“腾格日·娘娘”,一起供6位娘娘神,就是6个“苏姆”,包括“西额·娘娘”、“乌其肯·娘娘”、“西额·博勒乌松”、“乌其肯·博勒乌松”、“奥米·娘娘”和“东娘娘”。她说“腾格日·娘娘”任何时候都是6个“苏姆”,一般人家都有。“乌西·娘娘”的话就不一样,有多有少,各家不同,因人而异。“乌西”就是家族里面立的。“乌西·娘娘”和“乌西·巴日肯”最复杂,都是把“横(死)的”立为“乌西”,而且家家不一样。“乌西”有各种各样的,特别复杂。^③

关于山神,沃菊芬萨满说敖雷·巴日肯泛指山神,又大概分为西额·敖雷(大山神)和乌其肯·敖雷(小山神)。细分的话,山神种类还有很多,没有山的地方叫库莫·巴日肯(山坡之山神),另外还有海日斯·巴日肯(草地之山神)、哈德·巴日肯(山崖之山神),实际上都是敖雷·巴日肯;西额·敖雷又叫作胡比·敖雷·巴日肯(胡比山神);还有多·巴日肯(野外的神)、

① 萨敏娜:《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第64~68页。

② 萨敏娜:《达斡尔族萨满仪式调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5。

③ 来自对沃菊芬萨满的采访,2014年5月。

噶地·巴日肯(外面的巴日肯,因放在房屋外面西北角而得名)、桑额勒·巴日肯(仓房的巴日肯,因放在仓房而得名)等,叫法不同,其实都是敖雷·巴日肯。而同样哈德·巴日肯,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腾克乡一带就有拐勒·哈德·巴日肯(拐勒山崖的山神)、伊斯尔·哈德·巴日肯(伊斯尔山崖的山神)、其昂·哈德·巴日肯(其昂山崖的山神)等山崖之山神。^①

可见,达斡尔族普遍信奉和崇拜的神灵非常多,非常复杂。

三 当代达斡尔族萨满仪式中的萨满神灵及其类型

本文以沃菊芬萨满的斡米南仪式为例,考察当代达斡尔族萨满仪式中出现的众多神灵,并据此进而梳理分析萨满神灵及其类型。2011年7月19~21日,主祭萨满沃菊芬在师傅斯琴挂萨满领祭下举行了她的第二次斡米南仪式。按照传统,此次斡米南仪式为期三天,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整个斡米南仪式共由九个单元组成,每一个单元里面都有诸多分属于主祭萨满沃菊芬和领祭萨满斯琴挂的“翁果日”降临。

达斡尔族信奉的神灵世界庞大,神秘而又非常复杂。“巴日肯”(/barkən/)、“翁果日”(/ŋgɡʊr/)是达斡尔族对神灵的称呼,它们都泛指神灵。一般来说,“巴日肯”是指静态的、形象的神灵,比如画像、偶像等;“翁果日”是指变化着的、活态的神灵,它们是对同一神灵不同状态的称呼,而并不是指不同的神灵。^②

在上述三天的众多仪程中,领祭萨满带领主祭萨满、陪祭萨满及众多弟子不断击鼓唱祷,舞步简单,说唱结合,语调不同,衬词多样;唱祷内容包括献牲、请神、报告、聚福、洁净、祛病除灾等;神歌大致可以分为祷告神歌、请神神歌、神灵谕示神歌、送神神歌等。其中,萨满神灵附体状态下以“翁果日”名义所吟唱的内容占仪式全部神歌的绝大部分篇幅,是考察分析斡米南仪式的核心信仰观念和主要崇拜活动的基础和依据。仪式的总体安排、具体步骤,室内外神圣空间的布局装饰,斡米南仪式的传统礼仪,祖先神灵与助手神灵的来源经历,人们遭遇的种种磨难坎坷的应对破解之法等,都能够从萨满神歌的吟唱文本中寻求到答案。

达斡尔族信奉的神灵众多,按照不同方式划分,可以有不同种类。孟慧

① 来自对沃菊芬萨满的采访,2018年9月。

② 萨敏娜:《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第63页。

英老师认为,“在精灵领域,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两方面问题:一是人类,特别是萨满,与精灵的关系;二是对精灵的分类和等级演化的把握”。^①在萨满教学术研究领域,有许多关于神灵分属的词语,比如守护神、助手神等,属于萨满与其神灵的关系范畴;主神、副神等词语,则与一般意义的神灵等级相关。

在达斡尔族的信仰世界中,萨满神灵其实无外乎萨满的祖先神和已故萨满的魂灵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精灵,特别是动物的精灵。从上述斡米南仪式所含诸“翁果日”看,主要有主祭萨满的祖先神(或其代表)、领祭萨满的祖先神(或其代表)、其他莫昆家族的祖先神(或其代表),主祭萨满家族的山神、蛇神、门神等,姻亲莫昆家族的娘娘神等,还有地域性敖包神、强大外来神,等等。依据最具代表性的萨满仪式斡米南仪式中达斡尔族萨满与其神灵的关系,笔者把达斡尔族萨满神灵划分为祖先神和助手神两大类。

(一) 达斡尔族的神灵观

1. 达斡尔族的灵魂观

萨满教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为思想基础。正如吕大吉先生所说:“灵魂观念,在一切宗教观念中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之一。灵魂是寓于个体之中,赋予个体以生命力,并主宰其一切活动的超自然存在。”^②因此,研究萨满教,灵魂观念的探究是非常重要的。

灵魂,达斡尔语叫作“苏木斯”(sums)。达斡尔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苏木斯”,每个动物都有“苏木斯”,树木花草、山川湖泊也都有生命,动物经过多年修炼能够成为精灵,这就是达斡尔人的万物有灵观念。人在睡眠时灵魂能够离开肉体,经历的所见所闻就是睡眠中的梦境;当人死亡时灵魂便离开肉体到“伊日木汗”(irmŭxan/,即阴间世界)等待转世再生;冤死者的灵魂因为尚未到期,故不能回到阴间世界,流浪人间,伺机作祟,加害于人。^③普通人的灵魂在其死后就永远离开肉体,转生或漫游。只有“雅德恩”(jad'en/,萨满)^④的灵魂在其去世之后能够成为“巴日肯”,并在

① 孟慧英:《萨满教的精灵世界》,《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第75页。

②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09页。

③ 满都尔图:《达斡尔鄂温克蒙古(陈巴尔虎)鄂伦春萨满教调查》,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满都尔图、周锡银、佟德富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 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98页。

④ 雅德恩,达斡尔族对萨满的称谓,不论男女。

家族中寻找下一代继承者。

2. 达斡尔族的神灵观

达斡尔族信奉的神灵世界庞大,神秘、复杂、多样。“巴日肯”“翁果日”都是达斡尔族对神灵的称呼,它们都泛指神灵。一般来说,按照达斡尔族的信仰观念,“巴日肯”“翁果日”作为神灵,能够寄寓在神服、神器和画像、偶像中,也能随时离开,到处巡游。当萨满进入神灵附体状态时,人们说“翁果日”下来了、降临了;神灵附体状态结束后,人们说“翁果日”出去了、离开了。供在家里的叫作“巴日肯”,附体萨满的叫作“翁果日”。^①“巴日肯”“翁果日”确切说是 Spirit,比如山神、水神、蛇神、娘娘神、祖先神都是 Spirits;而天神不叫“腾格日·巴日肯”,它只被称作“腾格日”,是 Heaven God,至高无上,创造并养育世间万物。

3. 达斡尔族的宇宙观

达斡尔族把世界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是“德日·腾格日”(/dɛɪr tɛŋgɛr/),即圣洁的天堂,是天神和“恩奴日”(/ɛnnur/) (神仙)居住的地方;中界是“端讷·噶吉日”(/duan gɛɟir/),即人间,是人类和动物、植物生活的地方;下界是“伊日木汗”,即阴间世界,是阎王和死人的灵魂所居之地。萨满的“翁果日”能够遨游于天堂和人间,需要的话也可以去下界追魂。从前,如果有人因横祸早亡,据说,神通广大的萨满能到阴间世界把他的灵魂领回来,还原其躯体。这种仪式叫作“苏木斯勒其贝”(/sumslɔfibe/)。过去小孩闹病,以为是其灵魂离开肉体到处游荡,便举行招魂仪式。^②

可见,达斡尔族的宇宙观与其灵魂观和神灵观有关,而且源于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其神灵观又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所有的神灵都有自然环境背景或渊源,动物精灵本身就来自自然界。斡米南仪式中萨满“翁果日”降临后的“神灵自述”能够为我们提供非常充分的证明。

(二) 祖先神

1. 传统核心信仰观念“霍卓日·巴日肯”

达斡尔人最尊贵、最重要的神灵就是祖先神,叫作“霍卓日·巴日

① 萨敏娜:《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第64页。

② 满都尔图:《达斡尔鄂温克蒙古(陈巴尔虎)鄂伦春萨满教调查》,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满都尔图、周锡银、佟德富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 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99页。

肯” (/xʊɕʊr barkən/)。“霍卓日”原意为根、根子,这里指根本、源头,是达斡尔族对血亲远祖祖先的称谓,后来指称一个莫昆的血亲祖先。正如日本学者大间知笃三所说,“达斡尔族神系中的最高神是腾格里(tengri)。但在他们信仰生活中起着现实的最强有力作用的是斡卓尔(即霍卓日)。莫昆信仰的中心对象是斡卓尔,莫昆·萨满信仰的中心对象也是斡卓尔”。^①

他认为,现实中以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来使用斡卓尔的概念。狭义的斡卓尔,在多数场合表示各自氏族的最初亚他堪即氏族的巫祖,并且有时也表示该巫祖所凭依的神灵。广义的斡卓尔并不仅限于氏族巫祖,可以用它来统称该巫系中的历代诸巫,有时也可以以此来表示其中特定的几个巫。^②这一点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所说的狭义的和广义的都是“霍卓日”。但是,这个“霍卓日”后面必须加上“巴日肯”才更加确切、完整,叫作“霍卓日·巴日肯”,即祖先神、氏族祖先神、莫昆祖先神,否则就会把人和神混淆起来。其实,“霍卓日”一词本来是指称血亲远祖,而且最初是指称母系家族的祖先,后来逐步发展为指称父系家族的祖先。^③因此,血统上的氏族祖先是人,而不是神,归入家谱系列,由氏族长“莫昆达”(莫昆家族族长)组织祭祀;而所谓的巫统上的氏族祖先神,才是神,而不是人,应该叫作“霍卓日·巴日肯”,由“霍卓日·雅德恩”传承并代表其意志、为其举行供奉和祭祀活动,祈请保护全体氏族莫昆的福祉。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重新按照广义和狭义的概念来认识“霍卓日”,广义的“霍卓日”是氏族莫昆的所有血亲远祖,只是其中的部分血亲远祖去世后成为神,即成为狭义的“霍卓日”。为了区分开来,狭义的“霍卓日”后面需要加上“巴日肯”一词,即“霍卓日·巴日肯”。就是说,即使最初的萨满也是血亲远祖,还是停留在人的阶段,是家族成员,属于血统中人,在故去之后才成为神,成为祖先神。其后的历代萨满无不如此,他们生前是

① [日]大间知笃三:《达斡尔族巫考——以海拉尔群体为主要对象》,辻雄二、色音编译,拿木吉拉校,《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中国东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第63~64页。

② [日]大间知笃三:《达斡尔族巫考——以海拉尔群体为主要对象》,辻雄二、色音编译,拿木吉拉校,《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中国东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第59页。

③ 萨敏娜:《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第64~65页。

通神的人,属广义的霍卓日之列,去世之后才成为神,进入狭义的霍卓日范围。因此,大间知笃三所说的“斡卓尔”,无论是广义的概念,还是狭义的概念,其实都是狭义的霍卓日,因为他们只是所有血亲远祖的一小部分而已。巫统人员是血统家族的一个特殊群体。过去,只有男人才能进入家谱,而女人不能,即使是女性“霍卓日·雅德恩”也不例外。

达斡尔族把萨满叫作“雅德恩”(/jad'ən/),不论男女。按照所领神灵的不同,“雅德恩”分为“霍卓日·雅德恩”和一般“雅德恩”。“霍卓日·雅德恩”就是领本哈拉莫昆的祖先神为其主要神灵的莫昆·萨满(/məkun saman/),一般“雅德恩”是领外来神的萨满。除了“雅德恩”,达斡尔族的宗教活动者还有“斡托西”(/utʊʃi/)、“巴格其”(/bagʃi/)、“巴日西”(/barʃ/)、“巴日耶浅(/baræʃen/)”等。^①

2. 此次斡米南仪式中出现的祖先神

领祭萨满莫昆家族祖先“翁果日”“拉·萨满”“多恩浅·霍卓日·额头乌”“霍卓日·老姑太提”降临,其他哈拉莫昆祖先神“嘎胡查·爷爷”“梅森·太提”“敖拉哈拉·霍卓日·太提”降临。

主祭萨满莫昆家族祖先“翁果日”“贵·雅德恩”降临3次,“霍卓日·雅德恩”降临2次,其他哈拉莫昆祖先神“莫日登·太提”“登特科浅·霍卓日·巴日肯”降临1次。

如此众多的祖先神,来自鄂嫩哈拉、沃热哈拉、敖拉哈拉、莫日登哈拉、郭博勒哈拉、金肯哈拉等,实际上虽然都是祖先神,但是在斡米南仪式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谁主祭主办斡米南谁家祖先神就是主位祖先神,所以在这诸多祖先神中,只有沃菊芬萨满的祖先神是主位祖先神,其他都是客位祖先神。当然,领祭萨满沃菊芬的师傅萨满斯琴挂的祖先神在客位神中最为特殊和尊贵。

沃菊芬萨满的祖先神代表上代萨满、她的爷爷“贵·雅德恩”首次降临时说:

一代又一代接续而来,沃热哈拉博荣凯亚(/uərə xal bə:ruŋ kaja/)
“贵·雅德恩”(/guj jad'ən/)我来了。莫昆家族的人们都来了,我

^①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258、259、266页。

高兴。我的子子孙孙都来了，我高兴。孙子重孙的兄弟们都来了，我高兴。今天，我“竖立托若树”的时候，从千万个地方都来人了，我高兴。莫昆的人们来了，不是莫昆的、外姓氏的人们也来了，我高兴。今天，鄂嫩哈拉的“萨满·爷爷”（/saman jeje/）和沃热哈拉的“霍卓日”（/xudʒur/）一起“托若·托里”（/toro: toli/，竖立托若树）“斡米纳贝”（/Ominabe/）。村里（指莫昆）的孩子们，都把你们的不好丢掉，你们的道路都会变好。……^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主祭萨满沃菊芬的祖先神的主位和领祭萨满斯琴挂的祖先神的特殊地位。

（三）助手神

1. 祖先神的追随者——助手神

对于一位“霍卓日·雅德恩”（莫昆·萨满）而言，除了“霍卓日·巴日肯”（莫昆祖先神），他（她）供奉的其他神灵都属于萨满的助手神，或者说是祖先神的助手神。一般莫昆·萨满都有一两位祖先神作为他的主要守护神，还有数量众多的助手神。助手神最初也都是外来的神灵，世代跟随祖先神，与祖先神共同接受萨满及其莫昆家族的供奉，提供保护与帮助，逐渐成为莫昆家族的重要守护神。一般认为，祖先神越强大，萨满的法力越高；助手神越多，萨满的本领也越大。

萨满信仰及仪式活动中，祖先神为核心，助手神跟随，通常的表述是“跟着……走”。此次斡米南仪式中，沃菊芬翁果日“西额·敖雷”（大山神）降临时说：

我代代跟着沃热哈拉博荣浅行走，一代接一代我来了，沃热哈拉的孙子们都来了，我高兴。我是沃热哈拉的“西额·敖雷”（大山神），我领着“乌其肯·敖雷”（小山神）行走呢。孙子重孙们都来了，我高兴。我的民族同胞都来了，我高兴。从外面来的也下来了，我高兴。说我的地方好，到了我的地方，让自己的神灵下来，我高兴。你们要让我们的神灵好好坐下来，为国家出力，帮助民族同胞，约束“莫昆·库

^① 萨敏娜：《达斡尔族萨满仪式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第28页。

热”（莫昆圈）。……^①

2. 此次斡米南仪式中出现的助手神

领祭萨满助手神“安门·敖包·额金”“怀玛日·巴日肯”降临。

主祭萨满助手神“沃热哈拉·西额·敖雷”降临2次，“拐勒哈德·额金”“沃热哈拉·奴吉日·巴日肯”“杜卡·巴日肯”“敖拉哈拉·乌西·娘娘”“托库润敖拉·多罗岱讷乌音”“达其·尼日耶敖包·额金”降临1次。

萨满祖先神的助手神有多有少，有跟了很久的，也有新加入的。在达斡尔族萨满信仰传统中，女子嫁到外姓后如果“出·萨满”，她不仅要供奉自己莫昆家族的“巴日肯”，还要供奉夫家的“巴日肯”。比如，上述的“敖拉哈拉·乌西·娘娘”本来自在，属于敖拉哈拉拉里浅，由该姓氏莫昆供奉，来自沃菊芬萨满的夫家，因为姻亲关系进入沃菊芬萨满的供奉序列，成为沃热哈拉绰库勒莫昆的第九代莫昆·萨满沃菊芬萨满的重要助手神之一。

结 语

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观属于典型万物有灵论，从萨满仪式盛典斡米南仪式及其神歌文本分析来看，萨满神灵实际上就是两大类，即萨满的祖先神和助手神。祖先神是最为重要、最为尊贵的，助手神也非常重要，祖先神及其助手神组成强大的团队，萨满才能履行莫昆赋予的守护、凝聚整个莫昆家族乃至民族的责任。此外，从此次斡米南仪式中，我们发现达斡尔族的萨满神灵还具有很多特点，比如，有神灵寄寓神服、画像、偶像之中并能乘坐铜铃、神鼓在空中飞行的观念；又比如，萨满与其神灵互为导师，不仅神灵选择宿主“额金”“抓萨满”，萨满也能教导或影响其所领神灵向好或者学坏。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灵魂观和神灵观与其宇宙观、自然观密切相关，不仅祖先神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助手神更加拥有天然的自然环境背景和渊源；不仅如此，达斡尔族的神灵观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态观，具有较强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

^① 萨敏娜：《达斡尔族萨满仪式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第49页。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Shaman Spirits Among the Daur People

—*the Example of the Ominaan Ritual and Its Spiritual Song Texts*

Sa Minna

Abstract: At firs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ore than ten spirits and deities worshipped by Daur people. It is based on some researches on Daur shamanism undertaken in the 1950s as well as on interviews with alive Daur master shamans. The article also introduces the main types of deities worshipped by Daur people and the spirit complex. In addition, a Daur shaman ceremony, the Ominaan ritual and its spiritual texts are taken as an example to reveal Daur people's concepts of soul and spirit and their cosmology. Accordingly, the author divides the Daur deities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ancestral gods and helping spirits.

Keywords: Daur; Ominaan Ritual; Shamanic Deities and Spirits; Ancestral Gods; Helping Spiri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2辑 / 曲枫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7

ISBN 978-7-5201-6883-0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19196 号

社科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2020年08月21日。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主 编 / 曲 枫

副 主 编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Michael Knüppel) 王 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叶 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分社 (010) 59367078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7 月第 1 版 202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6883-0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